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茹經堂文集

唐文治著

一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茹經堂文集

一

編



校長唐蔚芝先生

五惠嶺嶺齋山巖巖
 宣木鐸問步發片
 盧來實往羣士觀顏
 卓哉大乎儒人賢關

茹經師像贊

門人張壽賢敬書



序

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治亂之幾微矣哉在易乾息至夬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五陽決一陰決之易耳而九四失
位聰不明陰邪卽伏於其下此夬所以反爲姤卒至於
由否消剝而入坤也坤消至否上下不交天下无邦匪
人不利君子貞陽其亡矣而六二中正承陽不亂於小
人之羣以坤元體乾二大人之德由否而亨此否所以
反成泰馴致乎息夬盈乾而成旣濟也驗之天地之間
物類與卦候相應五月萬物盛長而靡草死陽極陰來
殺機見焉八月草木零落而薺麥生陽孕陰中生氣萌

焉是故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治亂之勢既成如陰陽黑白寒暑晝夜之相反而千里
之謬始於毫釐天下人心之邪正人倫之順逆萬萬生
靈身家性命之安危兆於一二人處心之隱微此其理
可得而言也方同治之初胡曾羅左諸公本正誼明道
之學以耿耿孤忠激勵將士殄滅凶逆宏濟生民 奏
立各省書局以興文教天下庶乎復見康雍乾嘉之盛
而譎觚非常奇衰不衷之說卽起於湖湘之間由湘而
蜀而粵四五十年間浸淫蔓延變本加厲遂成五千年
來未有之奇變此仁人君子所爲太息痛恨於誰生厲

階者也迨光緒末年宣統初載國勢危弱邪說橫行暴
行蠭起竟致天淵反覆神州陸沈三綱絕紐四維倒懸
拔本塞源弱肉強食民不聊生亂靡有定視戰國之積
血暴骨暴秦之焚書坑儒其禍尤烈長此不變乾坤幾
何而不息人類幾何而不滅耶乃比年以來讀孝經四
書五經者往往而有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說十餘年
來所懸爲厲禁或矯誣其名大悖其義者今稍稍講明
復其正雖平日心醉新說之人亦憮然有反本復始之
意此固天心之仁默牖其衷人性之善窮則反本耶抑
亦以苦心維持百折不回潛移默化迎機利導者有其

人耶夫君子當天常反易民彝泯亂之秋顯而正之經也隱而維之權也權而得中是乃經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大過之世過以相與而其象爲白茅言乎其心之至潔也吾友唐蔚芝尙書博學敦行承年譜丈若欽先生家學又受學於王紫翔前輩黃元同先師湛深經術融貫大義反諸躬行事親至孝鄉黨朋友翕然歸德旣官於

朝本學爲政會天下多故獻可替否密勿從事誠意懇惻忠言嘉謨不自表暴嗣因親老乞歸養奉

命監督南洋公學日以忠孝大義六經要旨與諸生剴

切講論溫故知新道藝兼貫庶幾成德達材足備國用
何天不弔大亂遽起猛虎長蛇理無可諭洪水烈火猝
不及避上維

皇室中念善類下顧蒼生強定元直之方寸深籌文惠
之權濟佯與浮沈潛施補救是用龍蛇尙得俱蟄以存
身狹狹未至逢人而盡噬蟬蛻濁穢矐然不滓每趨庭
承歡坦坦施施退而獨居深念萬端痛憤憂心如焚積
數年竟至兩目不見一物無復生人之趣而口講經義
猶懃懃懇懇不少懈夫豈以是解牢愁慰無聊哉歐陽
子有言救天下之患者必推其患之所由來而治其受

患之處今天下之亂極矣要君無上非聖無法非孝無親悍無忌憚智者詐愚勇者威怯强者陵弱衆者暴寡習爲故常殺機徧地戾氣滔天其勢不至人相食無噍類不止豈天生斯民一旦而忽變爲梟獍豺狼哉人無有不善卽彼犯上作亂莠言亂正之徒亦豈生而甘爲吠堯之桀犬哉其故由於當時國步艱難

朝廷變法圖強以保我民而有司奉行不善遺本宗末遂致弁髦聖經傷敗彝倫晦育否塞反覆沈痼日甚一日以至於此故救今日天下之患首在正人心正人心在明人倫明人倫在講聖經聖經者天地生人之心人

類所以相生相養相保之道經義明則逆氣消而良心見凡逆天悖理之事自有所不忍爲不敢爲而天下有弭亂之一日其在周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理此尙書之所以惓惓不能已欲留一綫光明於萬象昏陰蒙氣四塞之中也前年施君省之立國學專修館延尙書主講四方譽髦不遠數千里而來尙書選其尤就余受禮經聆其言皆明於大義施君又刊尙書所定十三經讀本余讀之精當純粹足法士林遠近購求誦讀者不可勝數於此見天理之不終亡人心之不盡死也甲子冬

乘輿蒙塵普天同憤尙書發電力爭之未幾又遭父喪心摧氣絕余重憂之幸而無恙豈非天爲斯文有以默相之耶今年春夏間以門弟子等所刊文集示余其精言崇論闡揚道德維持倫紀通達治體感發人心實今日箴膏肓起廢疾之良藥古人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尙書純孝出於天性其敘述先德及論孝諸篇雖至驕悍不馴之夫讀之亦當心惻而憫時傷世思患豫防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間有爲降格之辭就世人之所知而漸引之以近於道者亦不得已之苦心也尙書與先仲兄文慤公同舉於鄉與余同肄業南菁書院

後同官京師結爲昆弟交宣統辛亥同主講存古學堂
數十年出處語默蹤跡雖殊而砥道礪德合志同方皓
首爲期相知最深故推論其心事以序其文尙書其許
爲知言乎

龍集丙寅六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年如弟吳縣曹元
弼頓首拜撰

支那の三千年

三

序

師法建則道術明道術明則天下治師法弛則道術晦
道術晦則天下亂天下之治亂道術爲之也道術之明
晦師法爲之也亂鍾於戰國而極於暴秦雖以亞聖命
世之才毅然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終不能正已壞
之人心羣言簞鼓日出不窮而焚坑之禍隨之矣莊子
天下篇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嗚呼莊子之言智矣然其所自立
言則剿仁義拊禮樂墮聰明沾沾自喜得非所謂知者
過之道之所以不行歟荀子隆禮教尊師法不可謂其

未聞道然其言曰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
測河以戈舂黍以錐餐壺不可以得之矣夫五帝三王
羣聖人之道載在詩書炳若日星而荀子乃抑詩書而
張禮憲甚矣其惑也且欲明禮義而必以性爲惡顯然
與孟子敵而不顧其背孔門之師法得非所謂賢者過
之道之所以不明歟唐之昌黎韓子作原道著師說其
送王埴序稱欲求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與孟尙書書
稱孟子功不在禹下所見出漢魏諸儒上惜其徒如李
漢皇甫湜輩僅學其文未傳其道後之論者乃謂韓子
因文以見道嗚呼何見之陋耶暨乎有宋二程師法濂

溪同時橫渠先生崛起關中與二程在師友之間各聚徒著書爲往聖繼絕學南渡而後集大成於朱子於是數千年之道統闇而復明鬱而復發而象山首創異說力與抗爭明代陽明之學興尊德性而棄問學是二子者師法孟子不知孟子言先立乎大有集義之功在良知之外繼以良能又必曰達之天下七篇具在曰知言曰養氣質之陸王二子之說未見其盡合也嗚呼自三代以還治日少而亂日多清譚盛而胡亂神州空言熾而元主中夏原其所由皆由天下人之不悅學曷爲而不悅學以有異說便其私圖而已得以藉口悍然爲無